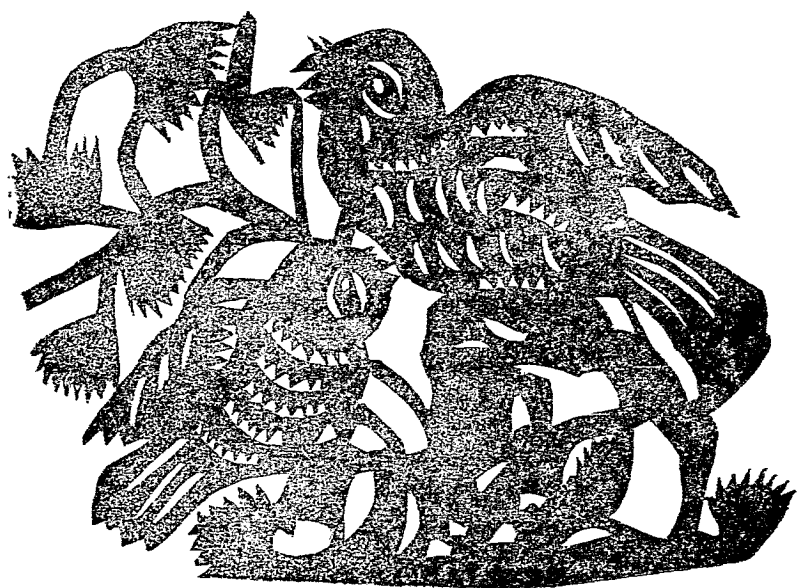




著 季 李

王貴與李香香

行 發 店 書 華 新 北 華

(閩民區邊寧甘張)
(事故史歷命生)

王 維 詩 集

李 卒 李



3 2168 5348 5

11-11-6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王貴與李香香

作 者： 李 季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印刷者： 協成印刷廠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民國卅五年十二月出版

介紹「王貴與李香香」

尚

在「保衛陝甘寧邊區，保衛延安！」的號召聲中，我們介紹了這首以三邊民間革命歷史故事為題材的千行長詩。這首詩的價值，在陸定一同志的文已經介紹得很清楚。這裏，只說說我們為什麼要轉載這首詩。在上一期本報上，曾經號召多有些為前線戰士能看得懂或聽得懂的作品出現，而這首詩，在我們認為是可以達到這樣一個目的的。因為它不僅是老百姓所熟悉易懂的文藝形式，而且寫出了翻了身的人民是決不會為反動勢力征服和壓倒的。還

有王貴這種高尚的戰鬥品質，也可以作為目前自衛戰爭中有力的鼓勵與奮鬥的榜樣。所以把它分三次登出，希望廣為流傳。

「王貴與李香香」這個民間的革命和戀愛故事，是用民歌「順天遊」的形式寫成的。「順天遊」是邊區民間最流行的詞子，是一種形式最簡單的詩：每一首（兩句）表明一個意思的，有若干首（常見的是十首二十首不等）連成一段有情節的歌唱的。它的特徵在於生動地運用民間的語彙和精巧的比喻，表達農民純樸的生活實

感。作者能圓熟地運用了這個簡單的民間形式創造了這麼美的詩篇，足見他是真正的作到了「向人民學習」，成為「做老百姓的小學生」的最好模範。

聽說作者李季同志，是一位廣東人，在寧夏鹽池縣政府工作。因為愛好寫作，常向解放日報投稿。四四年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老陰陽怒打虫郎爺」，及去年在三邊出版的「卜掌村演義」，都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這更證明了，只有腳踏實地深入實際，為羣衆服務，才能夠真正懂得人民的生活，體會人民的情感，寫出為大衆所熱愛的作品。其成就，却不是下鄉走馬觀花地搜集材料的作家們所能達到的。李季同志所走的這條創作道路，是值得我們文藝工作者追蹤下去，他的踏實的「向人民學習」的精神，更值得我們學習。

至於「順天遊」的唱法，手邊沒有正

式的譜子，爲了便於歌唱，記下了一個不一定準確的調子，暫且附在下面，如有同志能知道原譜，請寄來，我們好更正。

2 2 4 6 1 .	6 1 2 6 4 0
— — — — —	— — — — —
中聲	十 九 聲
民 國	十 九 年
3 2 1 6 5 —	6 1 2 1 6 5 —
— — — — —	— — — — —
第一聲(原) 聲	正 聲 三 聲

附帶說明：民歌的唱法，着重情感的表露，節拍比較自由。且詞句長短不一，唱時可以按照原調靈活運用。

(十一月廿五日人民日報)

讀了一首詩

陸定一

我以極大的喜悅讀了「王貴與李香香」，因為這是一首詩。

自從「大藝座談會」以來，首先表現出成績來的是戲劇。那年就有新式的秧歌出場了。「兄妹開荒」現在已經傳遍全國。新的戲劇運動，範圍非常廣大，改良的平劇出現了，「血淚仇」和「保衛和平」等秦腔戲出現了，新式的歌劇「白毛女」出現了。這方面的收穫最快，最豐富。戲劇真正到了人民大衆裏面去了。

其次跟着來的，是木刻。這方面畫除

了外國氣派，採取了中國氣派，也有很大的成績。現在解放區的木刻，代表了中國，在全世界有了地位。

來得更晚些的，是小說和說書，這是最近一兩年間才有的。小說裏面，如「李有才板話」，「呂梁山英雄傳」，「抗日英雄洋鐵桶」，「李勇大擺地雷陣」等，獲得廣大的讀者，教育了廣大的讀者，並在小說的領域裏展開了新的一頁。在說書的方面，有韓起祥編的許多本子，提出民間藝人驚人的天才。

比較來得更遲的，就是詩了。「王貴與李香香」，就是這樣的新詩。用豐富的民間語彙來做詩，內容形式都好的，在外面有袁水拍先生（按：袁先生近年常用以寫刺諷詩之筆名為馬凡陀——編者），現在我們這裏也有了。

我們看到：文藝運動突破一重重關，猛晉不已。出來了新的一套，出來了一批新的人物。每有一次這樣的勝利，都表示了新民主主義文藝運動對於封建的買辦的反動的文藝運動的勝利。新的文化在一個一個的奪取舊文化的堡壘。反動的文藝，因為它有「民族形式」，雖然內容反動極了，但在人民之中據有地盤，毒害人民。革命的文藝如果不學會自己的民族形式，

即勞動人民所喜見樂聞的形式，那怕內容很好，就不可能在幾萬萬人民的頭腦裏把舊文藝的影響打倒、肅清。

文化的鬥爭。這是不流血的。但是，不把幾千年來的封建文化所築下的無數堡壘一個一個的奪取過來，並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堡壘，那就不會有新的社會。這是一件極其艱難的工作，需要極其堅韌不拔的努力。謝謝毛主席，他給我們指出了道路。謝謝領導文藝工作者走毛主席的路線的許多同志，他們的努力有收穫。謝謝新文藝開路先鋒的各位同志，他們在文藝戰線上披荆斬棘開出了道路，他們是文藝戰線上的戰鬥英雄。我們離開完成任務還很遠，不要驕傲，不要停止。

王貴與李香香

· 李 香 ·

——陝甘寧邊區民間革命歷史故事——

第一部

1 崔二爺收租

中華民國十九年，
有一件傷心事，出在三邊。
人人都說三邊有三寶，
窮人多來富人少。

一眼望不盡的老黃沙，
那塊地不屬財主家？
民國十九年雨水少，
莊稼就像炭火烤。
瞎子摸黑路難上難，
窮漢就怕鬧荒年。
荒年怕尾不怕頭，
十九年春荒人人愁。

掏完了苦菜上樹梢，
遍地不見綠苗苗。
墳堆裏挖骨磨麵，
娘養兒肉當好飯！
二三月餓死人裝棺材，
五六月餓死人沒人埋。
客裏飯食籌個遍，
崔二爺糧食吃不完。

窮漢們餓的像隻喪家狗，
崔二爺狠心見死他不救。

風吹大樹嘩啦啦的響，
崔二爺有錢當保長。

一個算盤九十一顆珠，
崔二爺牛羊沒有數數。

三十里草地二十里沙，
那一羣牛羊不屬他家？

烟洞裏冒烟飛滿天，
崔二爺他有半個天。

縣長跟前說上一句話，
刮風下雨都由他。

天氣越冷風越緊，
人越有錢心越狠！

十八年莊稼沒有收，
莊戶人家皺眉頭。

打不下糧食吃不成飯，
崔二爺的租子也難還。

餓着肚子還好過，
短下租子命難活！

王麻子三天沒見一顆米，
崔二爺的狗腿子來催逼。

舌頭在嘴裏亂打轉，
王麻子把好話都說完。

「還不起租子，我還有一條命，
這輩子還不起，來世給你當牲靈。」

「短租子。短錢。短下糧——
老狗你莫非想拿命來抗？」

一句話來三瞪眼，
三句話來一馬鞭！

狗腿子像狼又像虎
五十歲的王麻子受了苦。

混身打爛血直淌，
連聲不斷叫親娘。

孤雁失羣落沙窩，
鄰居們看着也難過。

「冬天穿皮襖爲避風，
王麻子短租穀，不知你的命。」

「房子家產由你們挑，
打死我租子也交不了！」

毛驢撞草垛沒有長眼，
狗腿子不長人心肝！

一根棍斷了又一根換，
白落紅起不忍心看！

太陽偏西還有一口氣，
月亮上來照死屍。

拔起黃蒿這帶根，
崔二爺做事太狠心！

打死老子拉走娃娃，

家人落了月光踏踏！

冬天裏草木不長芽，

舊社會的莊戶人不如牛馬！

2 王貴攪工

王麻子的娃娃叫王貴，
不大不小十三歲。

崔二爺來好打算，

養下個沒頭長工常使喚。

算個兒子掌櫃的不是大，
頂上個攪工的不把錢花。

羊羔子落地呼哧叫，

王貴雖小啥事都知道。

牛廄受苦喂草料，

王貴倒弄吃不飽。

大年初一餃子下滿鍋，

王貴還啃食窩窩。

穿了冬衣沒夏衣，

六月天翻穿老羊皮。

秋天收莊稼一張鏟，

磨破了手心還說慢。

冬天王貴去放羊，

身上沒有好衣裳。

腳手凍爛血直淌，

乾糧凍得硬梆梆。

心想披柴放火燒，

雪下的兒兒點不着了。

馬蘭開花五個瓣兒，

王貴攪工攪四年。

冬裏雪大來年麥好，

王貴就像麥苗苗。

十冬臘月雪亂下，

王貴想起他親大。

老牛死了換上牛不老，

殺父深仇要子報！

3 李香香

百靈子雀雀百靈子蛋，

崔二爺家住死羊灣。

大河裏漲水清混不分，

死羊灣有財主也有窮人。

死羊灣前溝裏有一條水，

有一個窮老漢李德瑞。

白鬍子李德瑞五十八，

家裏只有一枝花。

女兒名叫李香香，

沒有兄弟死了娘。

臘毛雀雀過冬天，
沒有吃來沒有穿。
十六歲的香香頂上牛一條，
累死掙活吃不飽。

摘苦菜

一個妹子一個大，
沒家的人兒找到了家。

羊肚子手巾包冰糖，
雖然人窮好心腸。
玉米結子顆顆鮮，
李老漢年老心腸軟。

時常拉着王貴的手，
兩眼流淚說：「娃命苦！
一年歲小來苦頭重，
沒娘沒大孤零零。」

「討吃子住在關爺廟，
我這裏就算你的家。」

刮風下雨人開下，
王貴就來把柴打。

山丹丹開花紅皎皎，
香香人材長的好！
一對大眼水汪汪，
就像那露水珠在草上淌。

二道糜子碾三遍，
香香自小就愛弄稼穡。

地頭上沙柳綠葱葱，
王貴是個好後生！

身高五尺混身都是勁，
莊地頭上頂兩口。

王貴頭戴半頂帽，
王貴心裏香香着了。

小曲好唱口難開，
櫻桃好吃樹難栽。

交好的心思兩人都有，
誰也善臊難開口。

王貴趕羊上山來，
香香在崖裏摘苦菜。

迎着羊羣打口哨，
一句曲兒出口了；

「受苦一天不瞞睡，
合不上眼時我想妹妹。」

停下腳步定一定神，
響亮裏聲小像彈琴；

「山丹丹花來蛋蛋開，
有那些心思俺心裏。」

「大路畔上的露芝草，
誰也沒有妹妹好！」

「馬裏頭挑馬不一體高，人裏頭挑人，數哥哥好！」

「櫻桃小口糯米牙，

巧口口說些哄人話。」

5 兩塊洋錢

「滿天的星星沒月亮，小心踏在狗身上！」

「崔二爺你守規矩，毛手毛腳幹啥哩？」

「小嬌兒你不要惱，

二爺早有心和你交。」

「天上倒有錢的化錢常不斷，

爲啥要跟我這攪工的受可憐？」

太陽落山紅豔豔，

「大米乾飯羊腥湯，主意早打在你身上。」

「烟銷銅鍋，幾半炕炕明，

井裏打水繩纏短，

滴盡盡量米不燒哥哥窮。」

井裏打水繩纏短，

「交了二爺多方便，吃喝穿戴由你揀。」

「妹妹生來就愛莊稼漢，

黑呢子馬褂殺子鞋，

「哥哥又氣又害羞，

實心實意娶過銀錢。」

黑呢子馬褂殺子鞋，

「担上水桶往回走。」

「紅鬃子面瓜綠皮包，

一顆腰袋像回山藥正，

「崔二爺緊跟住後邊，

妹妹的話兒我忘不了。」

一顆腰袋像回山藥正，

「腰裏摸出來兩塊錢。」

「肚裏的話兒亂如麻，

眼裏嘴邊兒大黃牙，

「二爺給你兩塊大白洋，

定下個時候，說說知心話。」

眼裏嘴邊兒大黃牙，

「拿去扯兩件花衣裳。」

「天黑夜靜人睡下，

「你提不動我來幫你提，

「自幼就把有錢人恨透了。」

妹妹房裏把話拉。」

「你提不動我來幫你提，

「自幼就把有錢人恨透了。」

「恨一家吃不飽——
打下的糧食交租了；

「恨王貴給他攪工——
沒明沒夜當牲靈。

臉兒紅似石榴花；

「誰要你餽錢幹什嗎？」

「死了頭你不要不識好，
惹惱了二爺你受不了！」

挨罵狗低頭順着牆根走，
崔二爺的醋癮沒有過夠。

「井繩斷了桶掉井裏頭，
終久脫不過我的手。

「放着白麵你吃餡餡，
看上王貴你看不上我！」

「王貴年青是個窮光蛋，
二爺我雖老有銀錢。

「銅鑼鑼篩麵落麵箱，
王貴的命兒在我手上。
草堆上落火星大火燒，
紅旗一展窮人都紅了。

「烟洞裏捲烟房樑上灰，
我回去叫他小子受兩天罪！」
快哩馬撒紅了個遍，
千里的雷聲萬里的閃，

第二部

(一) 鬧革命

三邊沒樹石頭少，
莊戶人的日子過不了。

天上無雲地下旱，
過不了日子另打算。

羊羣走路靠頭羊，
陝北起了共產黨。

頭名老劉，二名高崗，
紅旗插在半天上。

紫紅的牛自帶轎，
鬧革命的心思人人有。
前半晌還是個莊稼漢，
到黑裏抬槍打營盤。

打開寨子分糧食，
土地牛羊分個光。

少先隊來赤衛軍，
淨是些十八九的年輕人。

女人們走路一陣風，
長頭髮剪成短辮。

上河裏水，下河裏渾，
王貴膽裏參加了赤衛軍。

白天到溝裏去放羊，
黑夜裏開會鬧革命。

開罷會來鷄子叫，
十幾里路往回跑。

白天放羊一整天，
黑夜不睜一睜眼。

身子勞碌精神好，
鬧革命的心勁一滿高。

手指頭五個不一般長，
王貴的心思和人不一樣。

別人的仇恨像座山，
王貴的仇恨比天高；

活活打死老父親，
還刻又要搶心上的人！

牛馬當了熬五年，

崔二爺沒給過一個工錢。

崔二爺來胡日弄，
修寨子買馬又招兵。

地主豪紳個個兒，
崔二爺是個大壞腿！

莊戶人個個想吃他的肉，
狗兒見他也哼幾聲。

衆人向游擊隊長提意見：
早早的打下死羊灣。

心急等不得豆煮爛，
定下個日子：臘月廿三。

半夜先捉定崔二爺，
到天明大隊開進死羊灣。

定下計劃人忙亂，
後天就是二十三。

2 太陽會從西邊出

來嗎？

打着了狐子兔子搬家，
聽見鬧革命崔二爺心害怕。

白天夜晚不瞌睡，
一垛牆想堵黃河水。

明裏查來暗裏訪，
打聽說誰個隨了共產黨？

聽說王貴暗鬧革命，
崔二爺頭上冒火星！

放羊回來剛進門，
兩條藤繩捆上身。

順着捆來橫着綁，
五花大綁吊在二樓上。

全莊的男女都叫上，
都來看鬧革命的啥下場！

連着打斷了兩根紅柳棍，
昏死過去拿冷水噴。

蕭油點燈燈花亮。

王貴渾身扒了個光。

兩根麻繩捆着胳膊，

捆成個鴨子倒浮水。

滿臉混身血道道，

活像個剝了皮的牛不老。

霍二爺來氣兒兒，

打一皮鞭問一聲：

「鰐蛤蟆想吃天鵝肉，

窮鬼們還敢鬧成個大事情！

撒泡尿來照照你的影，

雞眉鼠眼還會成了精！

「五黃六月會飄雪花？

太湯會從西邊出來嗎？」

「老狗！你不要耍威風，

不過三天要你狗命？

「我一個死了不要緊，

千萬個窮漢後面站。」

「王貴你不要說大話；

說來說去咱們是一家。

「姓王的沒有虧待過你，

猴娃娃養成大後生。

「過淮河來你拆了橋，

翅膀硬了你忘了恩。

「馬無毛病成了龍，

該是你一時糊塗沒想通？

「浪子回頭金不換，

放下幾豬刀成神仙。

「千錯萬錯我不怪你，

年輕人沒把握我知道哩。」

「老王八你不要灌米湯，

又硬又硬我不上你的當。

「世上沒良心的親數你，

打死我親大，把我當牲靈。

「苦死苦活一年到頭，

熬死五公沒見你半個錢。

「五更半夜牲口正吃草，

老狗！你纔把我吼叫起來了。

「沒有衣裳沒有被，

五年穿你兩件老羊皮。

「你吃的大米和白麵，

我吃頓黃米當過年。

「一句話來三瞪眼，

三天兩頭挨皮鞭。

「姓王的你是娘老子養，

我王貴娘肚裏也懷了十個月胎！

「你是人？我也是個人，

爲啥你這樣沒良心？！

「我王貴雖窮心眼亮，自己的事情有主張。」

「鬧革命成功我翻身了；不鬧革命我也活不長。」

跳蚤不死一股勁的跳，管他死活就是我這命一條。」

「要殺要剮由於挑。」

你的鬼心眼我知道。」

「硬辦法不成軟辦法來，想叫我順了你把良心壞。」

「趁早收起你那鬼算盤，想叫我當狗雞上難！」

羅二爺又羞又氣惱，

擰破了老臉，一跳三尺高。

「狗咬巴屎你不是人敬的，好話不聽你還罵人哩！」

說個「打」字，皮鞭如雨下，疼的王貴緊咬着牙。

一陣陣黃風一陣沙，

香香看着心上如刀扎。

一陣陣打臉一陣陣壓，

打王貴就像打着了她。

臉皮發紅又發白，

眼淚珠噙着不敢滴下來，

兩耳發燒混身麻，

活像一個死娃娃。

爲救親人想的辦法好，

偷偷的跑出了大門道。

一邊走來一邊想：

「王貴的命兒就在今晚上。」

「他當到劉家圪塹去開會，

那裏該住着游擊隊！」

「快走快跑把信送，遲一步親人就難活命！」

紅旗插到死羊灣

遠遠的哨子呼呼響，

掛槍上馬人人忙。

聽說王貴受苦刑，

半夜三更傳命令，

「王貴是咱好同志，

再怎麼也不能叫他把命送。」

二十四馬隊前邊走，

赤衛軍、少先隊緊跟上。

馬蹄聲響，

長槍、短槍、紅纓槍。

人有精神馬有勁，

麻麻亮時開了槍。

白生生的薑青一條根，
莊戶人和游擊隊是一條心。

聽見槍響齊下手，

菜刀、鳥槍、打狗棍。

裏應外合一起幹，

死羊灣鬧的翻了天。

槍聲亂響，雞狗亂叫，

游擊隊打進了死羊灣。

崔二爺當炕上睡大覺，

聽見槍響往起跳。

打罷王貴發了癱，

洋烟抽的正起勁。

黃銅煙燈玻璃罩，

銀鑲的烟葫蘆不能解心焦。

大小老婆兩三個，

那個也沒有香香好！

肥羊肉擄在狗嘴裏頭，
三槍兩槍擄不到手。

王貴這一回再也活不了，

小香香痛死我的子。

越想越甜，蜜沙糖，

涎水流在下巴上。

烟燈旁邊做了一個夢，

把香香抱在懷當中。

又酸又甜好夢做不長，

「咣」！「咣」！槍聲響。

頭一槍驚醒坐起來，

第二槍響時跳下炕。

連忙叫起狗腿子：

「關着大門快上房！」

那邊過來那邊打；

「一人賞你們十塊響洋。」

人馬多槍聲稠不一樣，
二爺心裏改了主張——

太陽沒出滿天語，

崔二爺從後門溜跑了。

太陽出來天大亮，

紅旗插在嶺畔上。

太陽出來一朵花，

游擊隊和咱窮漢們是一家。

滾滾的米湯熱騰騰的饅頭，

招待咱游擊隊好吃喝。

救上王貴鬆開了繩，

游擊隊的同志們個個眼圈紅。

把王貴痛的直昏過，

香香哭着叫：「哥哥！」

「你要死了我也不得活，

睜一睜眼睛看一看我。」

太陽出來紅天紅，
窮命得來了光亮。

二爺在時像黑天，
十有九家在吃穿。

窮人翻身跑躍二爺，
死牛變成活羊灣。

燈盞裏沒油燈不明，
窮戶人沒地種就像沒油的燈。

有了土地燈花亮，
人人臉上發紅光。

吃一嘴黃蓮吃一嘴糖，
正貴娶了李香香。

男女自由都平等，
自由結婚新時樣。

唐二爺經過了七十二個洞，
王貴和香香受的折磨數不清。
不是鬧革命咱倆也結不了婚。

千難萬難心不變，
患難夫妻實在甜。
「革命救了你和我，
「革命救了咱們莊戶人，

俊鳥投窩叫喳喳，
香香進洞房淚如麻。
「一桿紅旗要大家扛，
紅旗倒了大家都遭殃！
「快馬上路牛耕地，
鬧革命是咱們自己的事。

清泉裏淌水水不斷，
滴濕了王貴的新布衫。
「快馬上路牛耕地，
鬧革命是咱們自己的事。

「半夜裏就等着公雞叫，
爲這個日子把人盼死了！
「天上下雨地下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香香想哭又想笑，
不知道怎樣說着好。
「太陽出來一股勁的紅，
我打算長遠鬧革命。」

王貴笑的說不出話，
看着香香還想她！
過門三天安了家，
游擊隊上報名啦。

雙雙拉着香香的手，
雙雙笑着開口，
羊肚子毛巾纏頭上，
肩膀上揹着無煙鋼。

十天半月有空了，
歸棧回來看香。

看錫香香歸去，
香香送到溝底裏。

溝邊裏膠泥黃又多，
挖填膠泥挖咱兩個。

挖一個你來挖一個我，
挖的就像活人托。

擰碎了泥人再重和，
再捏一個你來再捏一個我。

哥哥身上有妹妹，
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捏完了泥人叫：「哥哥，
再等幾天你來看我。」

第三節

1 崔二爺又回來了

大紅晴天下猛雨，
鷄毛信傳來了壞消息，

拿有鷄毛信不住氣的跑，
壓迫人的白軍又來了！

游擊隊連夜開到白軍屁股後邊
去，上級命令去打游擊。

吹起哨子打起槍，
王貴沒顧上去看香。

死羊灣黑裏聽到信，
第二天，清早，白軍可進了村。

白軍團團黑壓着臉，
就好像人人，都短他們二百錢。

東家查，西家問：
「誰家有人隨了紅軍？」

「誰家分了牛和羊？
誰家分地又分房？」

牛四娃分了「北犍」，
三查兩查出來了。

崔二爺的大門寬又高，
兩根旗杆挺起了。

兩把刺刀一把刺，
混身打成肉絲絲。

白軍連長沒頭鬼，
叉着手叉裂着嘴；

「乾井裏打出清水來，
天生的窮官頭想發便宜財！」

「團王，叫你當窮漢，
斜頭歪腦想把身翻。」

「你老子紅軍老子勢力大，
還想堆泰山！」

「旁的東西還得注出交，你們的紅軍老子就不住了。」

繩子捆來刺刀通，

黑二爺的東西都要回去。

狗腿子開路，狼跟在後邊，

黑二爺又回到死羊灣

長袍馬褂文明棍，

黑二爺還是那個樣子。

東家溜來西家串，

「想發我姓張的洋財是枉然。」

「前朝古代也有人造反，

這些事情不稀罕。」

「世上有怪事，天上也一樣，

天狗風。吃月亮。」

「嘴裏吃茶屁股踢巴，

月亮還亮亮光光。」

「自古一正壓百邪，妖魔作亂不久長。」

「真龍天子是誰？」

死羊灣的天下還姓張！」

本性難改狗吃屎，

黑二爺想香香，心還沒有死。

打發李德瑞去支差，

黑二爺來到他家裏。

露着牙齒只是個笑：

「小香香，我又回來了！」

「過去的事情，我全不記，

只你乖乖的跟我去。」

「你那紅軍老漢跑得沒影蹤，

活活守寡我心裏不安生。」

「不要再任性，你跟上我，

有吃有穿好受活。」

香香又羞又氣又害怕，低着頭不說話。

黑二爺當她順從了，

混身發癢心裏似火燒。

屋裏沒人，黑二爺胆子大，

照着臉上捏了一把。

順水推舟親了一個嘴，

——大白天他想胡日鬼！

香香氣急往外跑，

一邊跑來一邊叫。

滿臉紫着把門堵；

「女人家做事真糊塗。」

說着說着又上前，

香香記起法吐了他一臉。

雙腳亂踢手亂抓，

黑二爺上叫抓了兩個血疤疤。

鄉村的都來看熱鬧，
第二節害驢往回跑。

驢走對着香香說：

「看你跑的算啥？」

「打個箭子，把話說個明，
這一回你從也要從，不從也
要從！」

2 羊肚子手巾

香二爺他心良心壞，

李瑞瑞支差一去不回來。

老梁死了公債出窩，

香香一個人怎麼活？

有心去找游吟隊，

狗腿子跟着走不脫。

又送米家又送糧，

香二爺想把香香心買轉。

請上這高央那個，
一天來鞠兩三遍。

硬的嚇來軟的勸，

香香至死心不變。

一天哭三回，三天哭九轉，

鐵石的心兒也變軟。

人不傷心不落淚，

羊肚子手巾水淋淋。

羊肚子手巾一尺五，

擰乾了眼淚再來哭。

房子後邊土坡坡，

陳馬婆子外邊黃沙窩。

沙梁梁高來，沙窩窩低，

照不見親人在那裏？

房子前邊種榆樹，

長的不高根子粗。

手扒着榆樹搖幾搖，
你給我捋個順心柳！

隔窗一瞧見雁飛南，

香香的苦楚數不完。

「人家都說雁兒會帶信，

捎幾句話兒給我心上的人。」

「你走時才發芽，

樹葉還在還不回家。」

「馬兒不走鞭子打，

人不能回來梢上兩句話。」

「一坨塔石頭兩坨塔磚，

你不知道妹妹怎麼過！」

「滿天雲彩風吹亂，

咱倆的婚姻叫人撻散。」

「五谷裏數不過莢豆圓，

人裏頭數不過咱倆可憐！」

「甚麼裏數不過驢子光，人裏頭數不過咱倆悻悻！」

「想你想的吃不進去飯，心火上來把嘴燎爛。」

「陽臺裏驢子背套裏各，那達想起你那達哭。」

「端起飯碗想起了你，眼淚滴到飯碗裏。」

「前半夜想你睡不着燈，後半夜想你天不閉。」

「一夜想你合不着眼，幾圈子上邊畫你眉眼。」

「叫一聲哥哥快來救救我，求你送了命難活！」

「我愛死了你莫傷心，死活都是你的人。」

「馬高鐵短扯首長，魂兒已跟在你身旁。」

劉二媽疼得心腸，香香背過牆頭上。

得空跑來香香勸：「可憐的娃娃，不要傷心！」

「有朝一日游樂隊回來了，公化私化」齊報。

「活到老二爺拿繩綁，狗腰子白重一掃光！」

三十三顆藥，九十九道鞭，傷心過度，香香得了病。

天天下雨，莊稼顏色變，面黃肌瘦終了容顏。

磨坊做了一雙鞋，含這眼淚交給劉二媽。

「劉二媽，這雙鞋托付你，我死後，一定要捐給他！」

「送去鞋子把話捐：他只能穿我做這一雙鞋子了！」

「死丫頭這還不抬舉我！」

黑心蛋尖尖虎狼，下了毒手搶香香，

七碟子八碗端酒席，看上的日子：臘月二十一。

崔二爺娶小，白腿小忙，坐席的淨是連排長。

當兵的每人賞了五毛錢，猜拳賭博鬧翻天。

猜拳賭博鬧翻天。

香香哭的像淚人，
越想親人越傷心。

紅綢子襖來綠緞子褲，
兩三個老婆來強固。

香香又哭又是罵：
姓崔的，你怎麼不要你老
媽媽？

「有朝一日遂了我心願，
小刀子扎你沒深淺！」

聽見只當沒聽見，
崔二爺常炕上抽洋烟。

還足了烟癮去看酒，
推推讓讓活像一羣咬架狗。

你敬我來我敬你，
燒酒喝在狗肚裏。

你恭喜來他恭喜，
崔二爺好比是他親大哩。

崔二爺來笑笑嘻嘻：

「薄酒蔬菜大家要原諒哩！
太陽會從西邊出來嗎？」

「我娶這小房，靠大家，
衆位不幫忙，就沒法！」

「本來該叫她來敬敬酒，
酬勞諸位多辛苦。」

「腦筋不轉只是哭，
往後開了再叫她補。」

「這個女人本來賤，
看不上有錢的要窮漢。」

「窮骨頭王貴掙又強，
胳膊扭大腿她犯不上。」

「我和她這婚姻天配就，
東搗西搗，沒脫過我的手。」

「從來肥羊大圈裏生，
窮鬼們啥也鬧不成。」

「說來說去還是我說的那句話，
太陽會從西邊出來嗎？」

喝酒賭博寨門口沒放哨，
游擊隊悄悄過來了！

槍聲一響亂喊「殺！」
咱們的游擊隊打來啦！

一人一馬一樣槍，
咱們游擊隊勢力壯！

大刀、馬槍、紅鐵槍，
馬槍、步槍、無烟鎗，

白軍當兵的那個願打仗？
乖乖的都給游擊隊繳了槍。

點起火把滿寨子明，
莊戶人個個來歡迎。

連排長沒兵，酒席桌前乾着急，
崔二爺怕的鑽到炕洞裏。

連長跑了抓排長，
一個一個都網上。

羅二爺渾身軟不踏踏，

細一個老頭來看瓜。

連長翻牆往外跳，

冷不防被牛四娃抓定了。

聽見槍響香香笑，

十成是咱游擊隊打來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

翻起身來跳下炕。

走起路來快又急，

看看我親人在那裏？

像長跟前請了假，

王貴到上院來找她。

滿院子火把亮又明，

不見我姊妹在那裏？

遠遠聽見一個新媳婦，
上身穿紅下身綠。

馬有記性不怕路延長，

王貴的模樣，香香不會忘。

羊肚子手巾脖子裏圍，

不是我哥哥是個誰？

兩人對面拉着手，

難說難笑難開口。

一肚子話兒說不出來，

好比那，一條手巾把嘴塞。

掙扎半天，王貴才說了一句話：
「咱們鬧革命，革命也是爲了
咱！」

（完）

